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張湯傳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

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

百為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

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

陳禹謨本

依俗本漢書加奏字

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

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口南本浙本竝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

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

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竝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爲通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
便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
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
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
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
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
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爲旨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
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
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
謂欽爲旨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
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
爲旨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

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為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

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為佚

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為之治上文策曰當

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

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漢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
 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
 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
 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
 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

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
 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
 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
 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一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會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鎔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

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

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竝誤入下文其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

匿善馬殺漢使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

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八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

人謀曰王母寡八字今依史記刪

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曠元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

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放曰此言當始
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蔽通傳
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
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始皇之
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
輒生異說謬矣

糲梁

糲梁之倉黎藿之羹念孫案梁當爲粢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為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鵬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為業相對為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

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

視少鄉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

也言少鄉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鄉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

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

選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

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
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夙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螻何異而世又
不與能夙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夙
耳念孫案不與能夙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
云與許也不許其能夙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
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夙不如能夙節者
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夙不與夙王
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

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夙節者矣比既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揆蓋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變改非五臣原本也

與字顏訓為許李訓為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

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

能夙節者特謂我罪固當夙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

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

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

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

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夙節即不謂能

夙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為謬矣與字顏訓為許

李訓爲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

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

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

禮樂志大氏皆因秦舊事馮師古曰其後

字或作抵音義並同

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

者氏譌爲且

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巨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彙祗侯

陳鎰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泚水首受中邱而山窮泉谷今本泚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

改爲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己篇宋桓司馬

抵罪出亾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杜集解

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

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

大罪若改氏罪為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為容容糞

土之中則為不詞函當為冑冑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

譌而為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說文冑小阱

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冑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

其字皆作冑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冑糞土之中若非譌為函則後人亦必改為陷矣

陷者墜入之謂

玉篇陷墜入地也

故曰陷糞土之中猶僖四年

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

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

陷字之譌故韋訓為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

說見

經義述聞

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陷

云陷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陷之譌陷陷聲相

近故鄒誕生本作陷裴駟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

中陷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陷吾中史記之陷及士

大夫及此傳之陷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為函後人多見

函少見陷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武五子傳

悼皇